

TA NEUJ
天府新视界

“素人”登顶，鲁迅文学奖破圈

□张杰

7月15日上午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揭晓，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诗歌、散文杂文等7个门类共35篇(部)作品获奖。四川作家罗伟章的《屋檐》获得中篇小说奖，这是继2018年阿来凭借《蘑菇圈》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之后，四川作家再一次获奖。除罗伟章外，还有3位四川作家的作品荣登本届鲁迅文学奖提名名单，四川文学迎来高光时刻。

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，凭借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得诗歌奖。这位初中辍学但不放弃文学追求，送餐间隙也会在手机备忘录里写诗的新大众文艺写作者代表，站上了国家级文学奖的最高领奖台，备受业内和广大读者瞩目。



罗伟章近照。张杰 摄



外卖小哥王计兵获鲁迅文学奖诗歌奖。王计兵供图

1 鲁迅文学奖与专门嘉奖长篇小说的茅盾文学奖，都是代表中国文学奖最高荣誉的奖项。以文豪鲁迅命名，这个奖项也必然背负两个期待：文学上要够讲究，精神上要够“鲁迅”。本届鲁奖评奖办发布的提名奖和最终获奖名单，也回答了当代文学的两个核心追问：谁在写？为谁写？

当下中国，最活跃的文学生产力，书写主体早已溢出传统的文学界。本届鲁奖，素人作家“上桌”态势明显。除了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获奖，在此前公布的提名名单上，“菜场作家”陈慧也出现在散文杂文类提名中，患病译者金晓宇出现在文学翻译类提名中。此外，网络作家南派三叔、畅销书作家蔡骏与纯文学出身的班宇，同列短篇小说类提名。外卖骑手、菜场摊贩、患病译者、网络写手——这些被统称为“素人”的写作者，构成了一个“新大众文艺写作群像”。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场进行敏锐、准确的辨认，也是一个高规格国家级文学奖的职责。

当普通人拿起笔，“劳者歌其事”的传统重新得到确

认。王计兵获奖的诗集叫《低处飞行》，陈慧入围提名名单的散文集叫《在菜场，在人间》。两个书名巧妙形成一种互文：低处是生存位置，飞行是文字可能；菜场是日常半径，人间是精神版图。这也与获得本届鲁奖的文学理论评论作品《劳者歌其事——新大众文艺与文学精神的重构》形成呼应：素人们的写作不需要特别去体验生活，因为他们就站在生活当中，他们的创作与劳动密切相关。而王计兵在送餐间隙写在手机备忘录里的诗句，正是“劳者歌其事”的现代表达。



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凭借诗集《低处飞行》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。作家出版社供图

2 文学的视野应尽量拓展，但题材不是必须站在世界地图上。关于一个小地方的叙事，往往也藏着通往全球的血脉。正如美国作家威廉·福克纳所说，从一张邮票般大小的家乡也能写出全世界。在本届鲁奖评奖过程中，除了因中篇小说《屋檐》最终获奖的罗伟章，还有3位四川作家的作品名列提名名单，分别是杨献平的散文集《故乡慢慢明亮》、龚学敏的诗集《白雪与挽歌》、谭楷的报告文学《我用一生爱中国：伊丽莎白·柯鲁克的故事》。这四部作品题材、风格各异——乡土伦理、故乡变迁、古蜀文明、国际友人传记。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：用“地方”来回应“时代”，用个人映射整体。而这也是四川文学的一贯脉络。李劫人的《死水微澜》写成都天回镇，巴金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写成都高公馆的大家族，艾芜的《南行记》写西南边地的流浪者，再到王火的《战争和人》记述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史诗，以及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，都在用个体、具体回应社会和时代。在蜀地，文学的火炬，薪尽火传，从未断裂。

一个文学奖，该如何在社会变迁中，精准发现值得嘉奖

的对象？回望一下鲁迅的做法，会大有裨益。鲁迅当年译介果戈理、写《阿Q正传》，就是在做“破格”的事。文学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俱乐部，它属于每一个诚实面对生活并敢于把它写下来的人。而鲁迅文学奖的获奖者，与鲁迅最贴合的方式，应该也不是模仿鲁迅的笔法，而是学习他不断拓宽边界的姿态。

现在算法能生成诗、能仿写小说剧本，能在几秒内完成一篇散文，生成几乎看不出破绽的精品视频，为什么人们还要亲自下场参与文学？鲁奖名单出炉后，在朋友圈刷屏了。人们为获奖者祝贺，也为文学本身鼓掌。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获鲁迅文学奖，或许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解答思路：操持文学不是跟算法进行技能竞赛，而是人存在的一个证明。大模型的确能很好地处理语言，但无法处理一个外卖骑手在暴雨中送完最后一单，站在屋檐下擦手机屏幕捕捉灵感写诗的细腻感受。AI可以精准模仿经典大师的文笔风格，却无法拥有肉身去具体体会一个外卖员“低处飞行”的视角——那只属于真正飞过的人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